

美嶺南之西樵

世之西樵也當選子壽爲五

大科之名幾與岳麓白鹿鼎峙故西樵

之西樵樵春秋正傳（三）石翠爲代

行子殊三角各地是（明）湛若水 編著 出現社會

管是石翠製造場明代理學明中期到清代



西樵歷史文化文獻叢書

春秋正傳（三）

（明）湛若水 編著

出現社會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桂林 ·



春秋正傳卷之十九

增城湛若水甘泉撰

族孫祖貴重刊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子在位十八年

匡王元年

晉靈十三年齊惠公元元年衛成二十七年蔡文四年鄭穆二十年曹文十年陳靈六年

杞桓二十九年宋文三年秦共公稻元年楚莊六年

齊王正月公卽位

正傳曰書春王正月公卽位志初立也而其與聞乎

弑之罪可考見矣公羊謂繼弑君不言卽位非也然

則此何以書卽位耶其或事出於倉卒不成乎卽位

之禮故不書也書卽位正也而其罪自不可掩矣

子遂如齊逆女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逆女則仲遂陰謀之邪非昏禮之正可考見矣胡氏曰魯秉周禮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昏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三月遂以去婦姜至自齊

正傳曰姜不言氏程子曰脫氏字是也愚謂既有脫字則凡諸儒執一字立義例以爲褒貶者豈其然乎稱夫人以國君言之也稱婦以敬羸言之也稱以仲遂言之也書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參譏之也而其昏禮之失公不當成昏敬羸不當主昏仲遂不當爲邪謀以將命皆可見矣夫在喪而娶娶之非禮矣非仲遂謀之敬羸主之公從之何以共成此失哉故春秋竝書而參譏之

夏季孫行父如齊

祭火王專

卷之十九

二

春秋正傳

卷之十一

正傳曰書季孫行父如齊使人考其所如而知其罪也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等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爲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甲父于衛

正傳曰書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著壇放之罪也
左氏曰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
先辛奔齊胡氏曰放猶羈置母去其所比於專殺者
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爲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旣不請
於天子而自命以爲有罪又不告于司寇而擅刑猶
不遠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與駢之謀者趙穿也
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爲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
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
庇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愚謂此言是也
又言稱國以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爲後戒

春秋正傳

卷之十九

也則鑿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正傳曰書公會齊侯于平州著其會之非也古者諸侯相會同以講信修睦非有爲而爲之也宣公非時有爲而會齊侯于平州則非正矣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愚故謂此宣公平州之會有所爲而爲之非正也胡氏曰魯宣篡立踰年舉國臣子旣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

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戎夷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愚謂此說是也而胡氏又云魯宣宜稱及齊而曰會者以爲討賊絕黨之法則鑿矣但曰會則齊黨惡之罪在其中矣

公子遂如齊

正傳曰書公子遂如齊則其如之爲邪謀可考見矣同時公會齊侯于平州而仲遂如齊竝書繼之以齊人取濟西之田則魯以田賂齊也公之會齊以賂與齊成以定已位也遂如齊以拜成也皆可見矣故左

春秋正傳

卷之十

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是也則遂之如齊以成邪謀也胡氏曰宣公篡立之罪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于齊遂爲上客而竝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爲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錢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正傳曰濟西魯地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取之者及與之者之罪竝可見矣夫齊取之以魯與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愚謂土田乃傳之於先公受封於天子非可以私相取與也況以爲賂乎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弑子赤之賂也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爲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胡氏曰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

春秋正義

卷之十九

著齊罪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爲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夷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邾子來朝則其黨惡之罪自見矣宣公纂
立之罪人人得而誅之諸侯列國不能與連率方伯
告于天子聲罪致討而邾乃首來朝之人心死天理
滅矣故不必加貶直書之而其罪自見矣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正傳曰書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著黨夷亂華之罪
也竝稱楚子鄭人者著同惡夷狄之也或謂爵楚而
人鄭爲貶之者非也左氏曰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
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平宋文公又盟于晉
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

春秋正傳

卷之十一

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
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胡氏曰鄭伯
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爲不
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
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境肆爲侵暴非能聲
宋罪而討之也旣正此師爲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
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正傳曰書晉趙盾帥師救陳何也穀梁曰善救陳也
左氏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愚謂此救陳左氏竝云

宋衍文也胡氏謂聖人削宋非也又曰鄭在王畿之內而附蠻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褒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正傳曰棐林鄭地趙盾之師方救陳也諸侯遂會之以伐鄭書之見其伐之善也所謂彼善於此者也故穀梁謂著其美也是也左氏曰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蔣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愚謂鄭

春秋正傳

卷之十九

以畿內諸侯而外附於楚與之同惡中國而夷狄者也諸侯會晉師伐之攘夷狄尊中國之師矣故春秋書之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正傳曰書晉趙穿帥師侵崇著不義之師也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愚謂非有大義之舉而爲是邪謀以動衆其不義甚矣胡氏曰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爲諛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

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謀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正傳曰書晉人宋人伐鄭著非義也左氏曰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愚謂觀此則晉之此舉爲憤兵蓋原於侈心之萌也穀梁曰伐鄭所以救宋也愚謂所